

云南北迁象群持续在昆明晋宁区活动

“象”往何方？有何影响？有无方案？请看专家研判



新华社昆明 6 月 3 日电(记者赵珏然)记者从云南省亚洲象群北迁安全防范工作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 6 月 3 日 16 时,北迁象群沿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向北偏西迁移 9 公里,并持续在该区域活动。

为做好布防工作,昆明市晋宁区现场指挥部聚焦“盯住象”“管住人”,坚持疏堵结合,共投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 630 人,出动各类应急车辆 106 辆、无人机 14 架,储备象食 15 吨,投喂 3.6 吨,保障象群食源,减少人象遭遇,确保人象安全。

北迁象群 2 日 21 时 55 分沿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老光管村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后,现场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根据象群活动轨迹,结合周边地形、水源和食源条件,研判迁移线路,细化诱导和防控方案,加强亚洲象活动区无人机管制,统筹调度无人机资源,保障现场监测顺利开展,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新华社昆明 6 月 3 日电(社记者赵珏然)原本栖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一群野生亚洲象,近日一路向北迁移,经普洱市、红河州、玉溪市等州市于 6 月 2 日晚上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地界。截至 3 日 16 时,北迁象群沿晋宁区双河彝族乡向北偏西迁移 9 公里,并持续在该区域活动。目前,这 15 头野象尚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从野象到达玉溪市峨山县县城开始,一路跟踪报道。5 月 29 日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派出 5 人工作组到现场组织应对象群北迁相关措施,但该象群仍然一路“象”北进入了昆明市辖区。那么,亚洲象一路“象”北,“象”往何方? 继续北迁有何影响? 有无解决办法和方案?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陆地巨无霸”亚洲象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临沧 3 个州市,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经过 30 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前的约 300 头。

亚洲象罕见北迁受到广泛关注,原因众说纷纭,相关专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自然保护区内亚洲象数量不断增长,其食物

量难以持续供应保障,导致其离开原栖息地寻求食物;二是亚洲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后取食甘蔗、玉米等作物更为便利、可口,且未受到攻击威胁,无意再回到原栖息地;三是头象迷路,象群在森林、农田交错区域以农作物为食物,但没有找到适宜长期栖息的自然生境,从而不断游荡寻找,漫无目的。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象群罕见北迁是一个严肃、专业的科学问题,需要跨学科综合研判。”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业经济系教授谢屹说,目前已组成了一个跨学科联合专家组,野象一路往北走的原因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来验证。

继续向北迁移有何影响?“从我国亚洲象的分布来看,元江过来以后这些区域的植被、海拔、年均温等因子并不适合亚洲象长期生存。”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认为,该象群继续北迁,将会不适应气候的突然变化,导致其抵抗力下降,患病概率增加,健康状况难以保障。再加上该族群个体数量较小,北迁后与其他象种群难以进行基因交流,因近亲繁殖、种群结构不稳定等因素会导致该族群逐步退化。

专家研判认为,象群若继续北迁,因食

源不足而进村入田觅食,将增加人象冲突的潜在风险。“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人与亚洲象直接相遇,避免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这是目前象群北上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说。

对于象群的动向和下一步应对方案,专家分析说,希望象群“迷途”知返,能自己找到一条回原栖息地的路,或重新开辟一条适宜路径踏上归途,尽量减少人工干预,防止对其以后的行为活动产生干扰。据了解,该象群北迁过程中已有两头亚洲象自行返回原栖息地。

“假如说象群确实出现了生存困难,或者人象冲突剧烈情况下,那么我们会认真分析,采取一些人为辅助的措施,帮助它们回到原来的栖息地。”陈明勇说。

也有专家认为,针对这种游荡出来离原栖息地比较远的象群,国际上也有一些先例,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等国对象群进行辅助性的人为帮助或转移安置等措施也值得借鉴参考。

目前,相关部门、专家组等正持续跟踪监测象群动向,深入分析研判,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综合性应对方案。

一条河的『文艺复兴』

通过一座形似莲花根茎的摩尔光学桥,便是一座莲花形状的大型剧场,瓣瓣莲花依水而生,宛如一件艺术品。随着《寻梦莲花湾》等舞台剧在这里上演,潇河河畔形成的文艺富集地开始随着河流向外扩散。

起源于太行山脉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马道岭的潇河由东向西缓缓流淌,是汾河第二大支流,也被称为晋中人的母亲河。

“因为有了潇河才有了晋中人,这里曾经是晋中最早的水源地,人们在河边聚集,从事生产、发展,最终有了晋中市,并衍生出了这个地方独有的文化。”晋中市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赵贵生说。

然而随着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兴建,人们不再从这里取水,这条当地人的母亲河也开始“变质”。河道内一度黄沙遍地,河床上挖沙、挖土随处可见,居民生活垃圾也开始往河里倾倒。

变化始于 2012 年。晋中市出资数十亿元,选用国内知名设计机构,分 4 期对潇河市区段进行综合治理,由东向西布局生态涵养、文旅文创、城市功能拓展三大区域,既要一条绿色的河,也要一条文艺的河。

走在夏日的潇河河畔,习习凉风袭来,三三两两的路人时常驻足留影,几座古旧的桥头堡下偶尔能看到写生的人群,树林里不时传来阵阵歌声。

如今,通过科学修复植被、营造特色景观、维持河流自然形态,潇河逐渐实现了自净能力,河水蜿蜒流淌。随着“文旅小镇”的出现,潇河流域的文化也在复苏。

位于百里潇河中部,莲花湾、观景台、漫水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春华秋实、林下魅影、方塘垂钓、孟军亭等各具特色的文艺景观景点让前来的人们找到了艺术的魅力。

在莲花湾潇河文旅景区段的核心景区,著名艺术家张继钢领衔打造建设了包括舞蹈、音乐、美术、戏剧、影视、诗歌、民间艺术、建筑艺术、时装、武术、体育、图书、宗教艺术、杂技部落在内的配套设施及服务业态,由其指导的《寻梦莲花湾》常态化演出每年吸引 10 万余名观众。

“山河养育我们,我们要供养山河。要用我们的文化、用我们的艺术,唤醒潇河,唤醒潇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滋养他们的心灵。”张继钢说。

从两脚泥泞的城市沟渠,到满眼绿色的森林屏障,潇河流域出现了 58 种乔木、45 种灌木、55 种地被,还是候鸟新的迁徙落脚点。从绿色富集地到文化汇集地,潇河流域正以“文艺方舟”的形式实现复兴。

(记者王劲玉、解园)新华社太原电

广西北部湾：

候鸟纷飞入画来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朱丽莉)每年候鸟迁徙季节,广西北部湾地区迎来大量候鸟,彩鹮、勺嘴鹬、黑脸琵鹭等多种珍稀鸟类经此迁徙。蓝天白云下,鸟儿时而展翅高飞,时而戏水觅食,勾画出一幅“候鸟翩跹起舞”的美丽画卷。

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8 条迁徙路线中有 3 条经过中国。广西北部湾位于东亚—澳大利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是许多南飞候鸟的迁徙通道和“服务区”。北部湾沿海拥有丰富的滩涂、山林、岛屿等资源,每年吸引大量水鸟、猛禽等在此停歇、觅食。

除了气候温和,生态环境变好是候鸟迁徙和停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环境”的理念深入人心,北部湾滨海湿地生态环境日益向好,成为候鸟们觅食、栖息、繁殖的天堂。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防城港市,岸线长 105 公里,是国际候鸟重要的越冬地和中途停歇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鸟类由 2010 年的 187 种上升至如今的 296 种,今年新发现细嘴鹬、林八哥、草鸮等种类。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唐上波介绍,保护区内湿地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每年飞抵越冬和途经该湿地的鸟类超过 10 万只,勺嘴鹬、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多次被观测到。

防城港山心沙岛是许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能量补给站。由于长期受到海水侵蚀,山心沙岛面积逐渐缩小,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想方设法进行岛屿和生态的保护。

2018 年至 2021 年,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在广西北部湾三市滨海湿地 4 个重要地块调查。工作人员张卫介绍,每年有 70 余种、数万只水鸟在广西北滨海湿地迁徙越冬,包括勺嘴鹬、遗鸥、小青脚鹬、大杓鹬、白腰杓鹬等。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行走中国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路一凡、长远、沙达提)每天天还未亮,身着工服的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就来到湿地公园的湖边。

在芦苇荡间,他泊了一艘小船,在船里架起一台单筒望远镜和一台用迷彩布伪装的单反相机。把相机镜头对准 100 米外水面上的一群白头硬尾鸭,他耐心等着拍摄的最佳时机。一小时后,他开始感到背痛,双腿也渐渐失去知觉。

“我不能到跟前去。成鸟会密切关注还无法飞行的幼鸟,如果我靠近,它们可能会因为感到危险而离开筑巢。”他说,“我们不该打扰它们。”

36 岁的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是位于中国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一名管护员,也是一位观鸟人和鸟类摄影爱好者。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达 12 万余公顷,拥有三种湿地类型: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地处湿地植物与沙漠植物的交错带,为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生存繁衍空间。

2016 年,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看到湿地公园的招聘通知后,立刻报名,并成功通过招考。

作为一个毫无基础知识的新手,最初几年他觉得与鸟类打交道十分不易。

“每次有鸟飞过,我就赶忙用手机拍下它,下班之后对着照片翻阅鸟类百科全书,并把学到的东西记在笔记本上。”他说。

平时,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园里巡护,保持环境清洁,帮助遇到困难的游客,救助受伤的鸟类。他还会主动给游客分享关于鸟的知识。

在冬季,他开着皮卡车行驶在结冰的湖面上监测鸟类,并将晒干的玉米粒撒到各个投食点,帮助它们平安度过严寒天气。

“冬天有时潮湿得很,雾气很重,我看不清路,只能一边开着导航一边开车。虽然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把冰钎插进冰层测量厚度,确保行车安全,但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



图 1:新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护员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救助的受伤红隼(1 月 31 日摄)。

图 2:新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护员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准备放飞自己救助的红隼(2 月 1 日摄)。

图 3:新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一景(2020 年 6 月 19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撰

他说。

今年 1 月底,阿依木拉提·达吾列提别克接到一位游客电话称,一只红隼在捕食时不慎撞上玻璃,摔在地上。他赶到现场,发现这只被撞晕的红隼翅膀受了轻伤。

他把这只受伤红隼带回去帮忙治疗,给它补充体力。几天后,经过评估,他将这只恢复健康的鸟放归野外。

近年来,湿地公园为保护鸟类采取了多种措施。据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

宜海介绍,管理局成立了一支由 18 名管护员组成的巡护队,还建了 8 个管护站。

自 2015 年以来,新疆各级政府陆续投入约 1.2 亿元用于园区生态建设,包括湿地保护与恢复、乌伦古湖鸟类知识科普宣教等项目。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此处湿地公园共监测到 269 种鸟类。公园去年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硬尾鸭 162 只,与 2017 年相比增加了 157 只。

有颜值·有价值:“花样经济”绽放崇明生态岛

一样卖起了鲜花。采用产地直采模式,部分鲜花品类价格被压到了每束不到 10 元,慢慢走进更多的消费者家庭。

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崇明岛的商品花卉总种植面积达 2.8 万亩,年销售额破亿元。花博会带来的流量,将转化为更多的市场销量和经济增量。

鲜花、大米、清水蟹……这边的现代农业生机盎然,那边的精品制造也崭露头角。

最近,“新崇明人”李佳琦受邀成为花博会的青春推荐官,崇明本土生产的“喜时”精品锅具,成为推荐好物之一。

“生态岛有好米,好米要配好锅。”上海冠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说,原来企业主要给国际大牌代工,近几年正在

转向自主品牌和内销市场。呼应这次花博会,冠华推出了十多款新产品,采用花朵的七彩颜色,有的粉嫩,有的明黄,希望进一步打响本土品牌。

崇明生态岛不仅有好物,更有深厚的乡土文化等待发掘。借花博会的窗口,这些文化元素更加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布布瀛工作室负责人周勤是崇明人。去年她把自家的两栋民宿进行了改造升级,内饰采用了裸棉和土布元素。“游客来崇明,除了休闲度假,还能干点什么呢? 我就想到了土布,这是崇明姑娘过去出嫁时的必备嫁妆,也曾是岛上的流通货币。”

如今,在周勤家的民宿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购买土布文创产品,还可以亲手织一块

布料。包括土布、民俗、雕花板在内,升级版的崇明民宿里,普遍增加了文化体验。

对崇明而言,花博会这样的生态盛会,不仅带来了游客和流量,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生态“颜值”中蕴藏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回流。

“过去很茫然,现在很忙碌。”土生土长的崇明姑娘黄萍快人快语。10 年前,上海长江大桥通车,黄萍辞掉市区的工作,回到岛上开办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一开始找不着方向,随着生态岛建设的启动,为影视拍摄牵线搭桥、与喜马拉雅平台联手制作有声讲述、参与“五五购物节”活动,忙得不可开交。“把文化传播、乡村振兴和生态岛建设结合起来,有做不完的事情。”